



望溪先生文

偶抄

記

別建曾子祠記

受業王兆符程

金輯



雍正三年春苞赴京師道濟寧諸暨楊三炯以充
郡丞督漕駐此云始到官寓署之西偏蓋曾子故
居也聽事處卽正廟前吏者遷主於西城樓而宅
之又於隙地治燕私之齋余將就其址構數楹迎
主歸定祀且延師召諸生講誦於此俾衆著於先
賢之遺蹟而不敢廢焉舍故廟而別祠恐後之人

狂於前事而不能保也。秋九月以書來請記曰：工
訖矣。余嘗謂道一而已，而聖賢代興，其操行之要
與所示學者入德之方，則必有爲前聖所未發者。
詩書易禮深微奧博，非積學者不能徧觀而驟入
也。至孔子則所言皆平近顯易，夫人可知，而六經
之旨備焉。至曾子傳大學，揭慎獨之義，俾學者隨
事觸物而不容自欺，所以直指人心，道心之分，而
開孟子所謂幾希之端緒，乃前之聖人所未發也。
其自稱曰：吾日三省吾身，卽慎獨之見於操行之

實者耳。夫見廟而思敬，過墓而知哀，苟有人心者，
莫不然。况入先賢之宮，而有漠然無所興起者乎？
諸生誠切究夫省身慎獨之義，則知功利之溺心，
詞章之蠹學，而慨然有志於遠且大者，而後之吏
者，自惟燕私之居，則務廣而無窮，而先賢祀享諸
生講誦之地，盡取而不留一區，其必有不得於心
者矣。此三燭之志也。江南後學方苞記。

絃歌臺記

代

陳州城外西南隅相傳孔子絕糧處舊有祠曰阨
臺明嘉靖中巡按御史某更名絃歌祠屢修屢廢
客以告余因遣人鳩工飭材營葺俾復其舊經始
於康熙五十一年某月某日告訖於次年某月某
日州之人士備述其川原林麓之勝因董役者以
請記於余余思之經旬而未得所以爲言之義焉
將陳夫子之德與道與則乾坤之容日月之光不
可繪畫且語之至者已備於前賢矣將謂茲臺爲

望溪集 三
邑人所瞻仰與則今天下郡州縣學皆有夫子廟
堂過者不戒而肅恭亦不係乎茲臺之存毀至於
川原林麓之觀又不足道也是役也特以至聖遺
蹟所留有以告者則不得任其終圯故第書所緣
起以及畢工之月日云

鹿忠節公祠堂記

定興鹿忠節公致命於城西北隅邑人就其地爲
祠曾孫某葺之列樹增舍俾子孫暨鄉人志公之
學者得就而講習焉余嘗謂自陽明氏作程朱相
傳之統緒幾爲所奪然竊怪親及其門者多猖狂
無忌而自明之季以至於今燕南河北關西之學
者能自豎立而以志節事功振拔於一時大抵聞
陽明氏之風而興起者也昔孔子以學之不講爲
憂蓋匪是則無以自治其身心而遷奪於外物陽

明氏所自別於程朱者特從入之徑塗耳至忠孝之大原與自持其身心而不敢苟者則豈有二哉方其志節事功赫然震動乎宇宙一時急名譽者多依託焉以自炫故末流之失重累所師承迨其身既歿世既遠則依託以爲名者無所取之矣凡讀其書慕其志節事功而興起者乃病俗學之陋而誠以治其身心者也故其所成就皆卓然不類於恆人吾聞忠節公之少也卽以聖賢爲必可企而所從入則自陽明氏觀其佐孫高陽及急楊左

修復雙峯書院記

容城孫徵君明季嘗避難於易州之西山學者就其故宅爲雙峯書院其後徵君遷河南生徒散去爲土人侵據其曾孫用楨訟之累年始克修復而請余記之余觀明至熹宗時國將亡而政教之仆也久矣而士氣之盛昌則自東漢以來未之有也方逆奄魏忠賢之熾也楊左諸賢首罹其鋒前者糜爛而後者踵至焉楊左之難先生與其友出萬死以赴之及先生避亂山谷間生徒朋遊棄家而

相保者比比也。嗚呼！諸君子之所爲，雖不能無過，於中而當是時，禮義之結於人心者，可不謂深且固。與其上之教下之學，所以蘊蒸而致此者，豈一朝一夕之故。與夫晚明之事，猶不足異也。當靖難兵起，國乃新造耳，而一時朝士及閭閻之布衣舍生，取義與日月爭光者，不可勝數也。嘗歎五季縉紳之士，視亡國易君若鄰之喪，其雞犬漠然無動於中，及觀其上之所以遇下，而後知無怪其然也。彼於將相大臣，所以毀其廉耻者，或甚於臧獲，則

賢者不出於其間，而苟妄之徒，回面汗行而不知愧，固其理矣。明之興也，高皇帝之馭吏也嚴，而待士也忠，其養之也厚，其禮之也重，其任之也專，有不用命而自背所學者，雖以峻法加焉，而不害於士氣之伸也。故能以數年之間，肇修人紀，而使之勃興於禮義如此。由是觀之，教化之張弛，其於人國輕重何如也。余因論先生之遺事，而并及於有明一代之風教，使學者升先生之堂，思其人，論其世，而慨然於士之所當自厲者，至其山川之形勢

皇清集 七
堂舍之規興作之程則槩畧而不道云

將園記

由正街之西有廢墟焉先君子嘗指以示余曰此
吾家故園也汝曾大父自桐遷金陵實始居此其
後定居土街宅出賃園無主長廊曲檻軒亭花石
遂盡於居民之毀竊而荒穢至此先君子好爲山
澤之遊旣老不能數出居常鬱鬱乃謀復是宅宅
已六易主久之議始成以甲申七月入居因步園
之舊址繚以百堵隔居民之漱浣者然後出池之
淤以實下地而清流匯焉堰之使方圍其四周池

東有獨樹蔭三丈餘甃其下可列坐風謾謾雖盛夏不留蚊蠅先君子日召故人歡飲其間將俟其成而名之曰將園取詩人將父將母之義也越三歲而先君子歿始克於池之東北隅構四室奉老母居其北而余讀書其南又數年復於池東南隅爲堂版其中櫺其左右而翼其西偏以臨於池廡堂之東上屬於四室編籬穿徑列植竹樹每飯後扶老母循廡至南堂觀僕婢蒔花灌畦或立池上視月之始生清光瑩然不知其在城市中也南堂

成於庚寅之春其西翼尚未畢工辛卯十有一月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又二年出獄蒙聖恩召入內廷編纂老母北上依余每夏日輒語內御者曰池中荷新出柳條密蒙桐陰如蓋矣余出獄之次年宅仍他屬又三年園亦出質乃記所由始示兄子道希使知此大父母精神所憑依而余之心力嘗竭焉母淹久於他姓也

泉井鄉祭田記

兄百川暨弟椒塗卜葬於泉井之西原墓側有田十八畝買爲祭田壬辰使馮氏甥榮收其入兼以契付之使築室而定居焉以守薪木俾吾子姓祭者有所休止而記之曰余同產凡八人而女兄弟五姊適鮑氏曾氏者前母姚孺人出也適馮氏者妹適鮑氏謝氏者並余兄弟吳孺人出也自余毀齒及成童先君子尤窮空冬無綿日不再食者旬月中必再三遘時鮑氏姊已出室而先兄侍王父

於蕪湖兩妹尚幼同之者實兩姊及弟椒塗而先
君子課余及弟誦讀甚嚴馮氏姊獨勤力定省供
子職烹爨縫紉灑掃執僕婢之役門以內皆賴焉
余家貧而馮氏尤甚姊年二十有六姊夫綏萬始
入贅其後余遊四方綏萬助兄治余家事近十年
兄歿余又共事焉姊在室時余兄弟三人更疾不
瘳凡四三年雞初鳴余每寤望見燈光熒然則姊
已起治藥物矣余年二十有三始能備養殮而弟
卒又九年己卯舉於鄉歸自京師踰年而兄卒又

七年丙戌中禮部試歸踰月而姊卒姊先卒之數
日余往視榮及兩女甥皆在旁姊顧之慘然余曰
吾生而存若輩無飢且寒又五年辛卯冬十有一
月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將至京守隸防夫伺甚
嚴或曰入則不可以生矣余懼與姊言之終棄也
乃於逆旅夜篝火作書寄兄子道希使以茲田歸
馮氏會逢

天子仁聖不遽用吏議而不肖之軀延於獄中者
又踰年聞戚友多咎余曰田以祭名而使異姓主

望溪集 十一
之可乎。余亦惑焉。雖然。是舉也。先兄及弟之魂魄。必嘉與之。且人事無常。使子孫守之。遂能永保。不失乎。今以方氏祭田。而使馮氏子孫食其入。執其契。雖不肖者。莫敢相授受。安知非茲田之所以久存也。與。若他年。道希克昌。其世以他畝易而歸之。義無不可。遂書之。俾刻石於墓左。時康熙壬辰十一月望後六日。在獄思愆齋。

遊豐臺記

豐臺去京城十里。而近居民。以蒔花爲業。芍藥尤盛。花時。都人士羣往遊焉。余六至京師。未得一造。觀。戊戌夏四月。將赴塞門。而寓安之上黨。過其寓。爲別。曰。盍爲豐臺之遊。遂告嘉定張樸村。金壇王翊林。余宗弟文翰。門生劉師。向共載以行。其地最盛者。稱王氏園。扃閉不得入。周覽旁舍。於籬落間。見蓓蕾數畦。從者曰。止此矣。問之土人。初植時。平原如掌。千畝相連。五色間。厠所以爲異觀也。其後

居人漸多各爲垣墻籬落以限隔之樹木叢生花
雖繁隱而不見遊者特艷其昔之所聞而紛然來
集耳因就道旁老樹席地坐久之始得圃者宅後
小亭而憇休焉少長不序臥起坐立惟所便人暢
所欲言舉酒相屬向夕猶不能歸蓋余數年中未
有醺遊若此之適者念平生鈍直寡諧相知深者
二十年來凋零過半其存者諸君子居其半矣諸
君子仕隱遊學各異趨而次第來會於此多者數
年少亦歷歲移時豈非事之難期而可幸者乎然

寓安之行也以旬日爲期矣其官罷而將歸者則
文輟也事畢而欲歸者樸村也守選而將出者劉
生也惟窮林當官而行且告歸計明年花時滯留
於此者惟余獨耳豈惟余之衰疾羈孤此樂難再
卽諸君子踪跡乖分栖託異向雖山川景物之勝
什百於斯而耆艾故人天涯羣聚歡然握手如茲
遊者恐亦未可多邁也因各述以詩而余爲之記
云

遊潭柘記

康熙戊戌夏四月望後七日余將赴塞上寓安偕
劉生師向過余會公程可寬信宿乃謀爲潭柘之
遊而從者難之曰道局窄不利行車窮日未可達
也少間雲陰合厲風起衆皆以爲疑寓安曰車倍
僦雨淋漓詰旦必行旣就途果回遠經祖磧數頓
撼薄暮抵山口而四望皆荒邱雖余亦幾悔茲行
之勞而無得也入山一二里徑陡仄下車步至寺
門而山之面勢始出林泉清淑之氣曠然與人心

相得時日已向暝乃宿寺西堂質明起二子披衣
攀躡窮寺之幽與高降而左出寺循山徑東上求
潭柘舊址泉聲隨逕轉蔭藪密蒙如行吳越溪山
中遇好石輒列坐淹留不能進日將中從者曰更
遲之事不逮矣余拂衣起二子相視悵然計所歷
於山得三之二去潭側二里竟不能至也昔莊周
自述所學謂與天地精神往來余困於塵勞忽睹
茲山之與吾神者善也殆恍然於周所云者余生
山水之鄉昔之日誰爲駕馭者乃自牽於俗以桎
梏其身心而負此時物悔豈可追耶夫古之達人
巖居川觀陸沉而不悔者彼誠有見於功在天壤
名施罔極終不以易吾性命之情也况敝精神於
蹇淺而蹙蹙以終世乎余老矣自顧數奇豈敢復
妄意於此而劉生志方盛出而當官得自有其身
者惟寓安耳然則繼自今寓安尚可不覺寤哉

再至浮山記

昔吾友未生北固在京師數言白雲浮渡之勝相
期築室課耕於此康熙己丑余至浮山二君子猶
未歸獨與宗六上人遊每天氣澄清步山下巖影
倒入方池及月初出坐華嚴寺門廡望最高峯之
出木末者心融神釋莫可名狀將行宗六謂余曰
茲山之勝吾身所歷殆未有也然有患焉方春時
士女雜至吾常閉特室外鍵以避之夫山而名尚
爲遊者所敗壞若此辛卯冬南山集禍作余牽連

被逮竊自恨曰是宗六所謂也又十有二年雍正
甲辰始荷

聖恩給假歸葬八月上旬至樅陽卜日奉大父柩
改葬江寧因展先墓在桐者時未生已死其子移
居東鄉將往哭而取道白雲以返於樅至浮山計
日已迫乃爲一昔之期招未生子秀起會於宗六
之居而遂行白雲去浮山三十里道曲躡遇陰雨
輒不達又無僧舍旅廬可託宿故余再欲往觀而
未能旣與宗六別忽憶其前者之言爲不必然蓋

路遠處幽而遊者無所取資則其跡自希不係乎
山之名不名也旣而思楚蜀百粵間與永柳之山
比勝而人莫知者衆矣惟子厚所經則遊者亦浮
慕焉今白雲之遊者特不若浮渡之雜然耳旣爲
衆所指目徒以路遠處幽無所取資而幸至者之
希則曷若一無聞焉者爲能常保其清淑之氣而
無遊者猝至之患哉然則宗六之言蓋終無以易
也余之再至浮山非遊也無可記者而斯言之義
則不可沒故總前後情事而並識之

蒼溪鎮重修三元觀記

高淳張彝歎嘗持所爲募修三元觀疏示余曰俟其成子必記之余詫焉彝歎曰古者射鄉酺蜡讀法憲禁計耦與鋤各有地春秋祈報各有典祀而後世並無之此地爲宣歙羣流入吳之要會自開永豐太平諸圩民懼水敗愆而聽於神凡歲時修築分植屬役旱潦啓閉水門皆合衆成言於此則過而存之不亦可乎又曰吾鎮俗近古無商賈奇羨遊觀伎巧之誑耀民安拙業而士者亦通於農

若因農祀之節會。寓以古法。則禮俗可與。惜乎吾衰而志力有不逮也。余聞而慕之。因屬彝歎爲購。旁舍將移家而相資。以待老。康熙辛卯。余構禍北徙。又七年戊戌。而彝歎赴。

詔道卒於山東。又六年雍正甲辰。余蒙

恩除旗籍。給假歸葬。而觀適成。蒼溪士人錄前後疏記以來。曰此彝歎之志也。按疏記。漢末吳將周瑜駐屯於此。瑜歿。權立觀以褒其功。及北宋以永豐田賜蔡京。乃重建。加崇侈焉。茲圻正殿棟陰署

赤烏二年重建。其始修在明成化三年。越萬歷三十二年。越崇禎十四年。凡再修。夫自明中葉至今。僅百餘年。修而復圯者三。而自漢至明。千餘年。無廢興事理有不當然者。蓋重建於京。修者醜之。故原其蹟之自瑜。而署以赤烏也。此雖類不學者爲之。然卽是可徵其俗之近古矣。惜乎彝歎旣歿。余復拘綴無緣。一至其地。究觀其學者耕者之禮俗也。乃約略而爲之記。其川流之支。湊及觀名神號所元。則彝歎之疏具矣。

封氏園觀古松記

封氏園盤松偃臥如蓋南北隳蔭可半畝爲京師古蹟而余獨未嘗見康熙壬寅秋寓安將南歸邀余及若霖同往時餘暑未退遊者雜至壺觴交譁余三人就陰坐井欄移時然後去雍正元年癸卯冬寓安復至京師踰年二月將歸曰吾十至京師蹉跎竟世曩吾之歸不謂其復來也今吾之來不謂其復歸也獨幸與古松得再見耳時新知又得舒君子展而若霖改官吏部無餘閒期以二月旣

望先後集松下余與寓安子展前至林空無人布
席列几案坐臥及飲酒疎數惟所便拾誦九歌樂
府古辭日入星見而若霖不至翼日相期再往則
薄暮矣甫至厲風起遽登車歸飲於子展氏坐方
定而風止莊周云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
變無時而不移以一日之遊而天時人事不可期
必如此况人之生遭遇萬變能各得其意之所祈
嚮耶余始見茲松惟南枝色微黃餘皆鬱然及再
過而瘵傷者幾半雖生意未盡非完松矣茲松之
植也五百餘年其榮枯乃在間歲中而余適見之
豐其蹟之將湮而神者俾借吾輩之遊以傳於後
耶見於文所以志茲松之遭遇以爲不幸中之幸
也

金陵會館記

京師之有會館乃鄉先生建立以便後進之貢成均試京兆禮部守選於吏部者自明以來雖小郡邑選舉者稍衆必爭爲之而金陵無有康熙二十二年羅大理集衆力建館於正陽門之東以爲仕者商者歲時聚會之所門堂外羣室不過數區赴公車者暫止而不可久留吾友宥函旣成進士欲別建焉而力不逮也雍正五年春告余曰鄉人某有故宅在城西南捐以爲館雖修治不易然其基

立矣。因勤以爲己任。逾年。宥函自翰林簡臺中。尋以老疾告歸。而館之工役粗畢。又市宅後。棄地垣而合諸館。以待繼事者之恢拓焉。夫金陵爲東南大都會。數百年以來。鄉先生之貴盛者不少矣。宥函起寒素。官文學。清要爲日甚近。而能就此以斯知事之集。惟其志之確。不惟其力之強。又以見任事者。果能設誠以爲之倡。自有以感人心之同。而成所務也。宥函以作始之艱慮其久而隳。乃集衆議。凡應舉及守選者。入居皆量資完葺。其貴盛者。則無問入居與否。必重有所出。以待修治恢拓之大用。公定條例。以屬館人。而出入則士大夫共稽之。夫凡物之情。方其作始。多畏難。惜力而曰非吾一人任也。及安受其成。則又以謂吾直寄焉。而不復爲之計。久長。此凡事所以難成而易敗也。凡會於斯者。皆吾儕之將出任國事。以爲民依者也。果能以宥函之心爲心。則豈獨茲館之不廢哉。其當官守道。必有以異於比俗之人矣。

曰大築子嬰隄記

自三楚吳越之漕皆由江湖淮以入於河而充豫
諸水之下流復會於河淮淮南諸州數困於水而
秦郵與寶應最劇寶應之田汙下近湖者爲積水
所陷十有六七惟漕河之東附隄地稍高邑仰食
焉而緣隄故有舍洞時蓄洩以便漕河水暴上則
隄下之民被災尤劇有將獲刈而沉沒無遺者焉
於是邑民於隄外更築隄束內隄洩流以歸湖而
界首之東有隄曰子嬰爲大歲丙子淮南諸州大

望溪集 卷之四
水邑人已重困其明年七月禾將登而甚雨驟至
子嬰隄潰潰之夕邑士大夫之醮者罷商旅之行
者止鄉邑之民往來號呼者聲填於道也於時張
侯以夜半冒風雨至隄上相度形勢爲書告治河
長官請閉含洞數日使民得修隄而淫雨連月不
止隄數築數潰而隄下之禾盡沒其冬邑大饑下
郡粟猶不足以振焉又明年爲今戊寅隄下之民
以禾沒築費無所更不敢復言修隄事張侯召之
曰方秋時水潦降含洞開工費而築不堅今築以

春勞費不及半而計其功當倍蓰乃官市隄下田
數頃益拓其故址爲籍屬隄下占田者徵役千二
百身行築者經始於二月朔後六日歷三旬隄成
邑人熹如既有年余聞鄭宋之間連數百里往往
爲廢墟古者用彈丸之地兵車玉帛四出而不匱
蓋人私其土而無遺利也自郡縣法行吏視其官
如傳舍川澮田疇不治災患不謀則土利多廢而
民生蹙有治民事甚於民之急其私如張侯者不
可沒也已時余客淮南邑人請書其事遂記之

何好也日部余密於南門外人...
 月主登休前及得其...
 破舟舍川舍出...
 蓋人耳其子...
 出人意...
 百...
 效...
 春...

良鄉縣崗窪村新建通濟橋碑記

沛上人初至京師居 禁城西華門外道旁小巷

遂興其地為禪林

勅賜靜默寺一時王公貴人多與之遊康熙六十

一年余充 武英殿修書總裁託宿寺中與之語

窺其志趨乃遊方之外而不忘用世者遂淹留旬

月自是為昵好上人本師在安肅又嘗與壽因寺

於良鄉每經崗窪村閔行旅涉河之艱偶見車僮

馬傷遂竭資聚建石橋石工別耗之功不就久之

皇清集
郡丞經過汎詢而得其情將詰治乃獲訖工時雍正三年三月也越十年而請余爲碑記余嘗見上人居母與兄之喪沉痛幽默雖吾黨務質行者無以過也營田之興庸吏建閘障水於安肅之瀑河每歲伏秋流漂數十里村落阻饑上人見往來寺中者輒指畫形勢及土人蕩析離居狀語聞於河督顧公奏復其舊內府有疑獄大小司寇奉

命讞決衆會於寺以待事中有以深刻爲能者上人危言以怵之聞者莫不變色易容噫使夫人而

有官守其急民病直言抗節當如何朱子嘗病吾道之衰而歎佛之徒爲有人其有以也夫茲橋去京城四十里而近乃冠蓋往來之衝故志上人成此之艱并及其志行俾儒之徒過此而寓日者有以觀省而自矜奮焉乾隆二年八月望溪方苞記

國之風而耀曲之為為濟人以...
 其自去其急...
 其如四十里...
 其如四十里...
 其如四十里...

仁和湯氏義田記

仁和湯少宰西涯置義田如千畝以贍其族人式
 法一取之吳郡范氏少宰卒於京師其子學基將
 御匱以歸請余記之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
 族先儒嘗歎宗法不行則民俗無由淳國勢無由
 固然其所以不行者有說焉古之時大功同財而
 有祿者必仁其族其平時飢寒相恤死病相救故
 有事則聚族而謀犯難去國以其族行而莫之敢
 貳也自秦人子壯出分後世沿以為俗期之兄弟

能不異居與財者鮮矣故士大夫家累鉅萬其親屬或不蒙其潤澤况族人乎是以平居相視如途人甚則號呶詬誶而莫之能禦吳楚閩越山澤鄉邑之間族聚者常千百人而宗法無一能行此之故也余嘗至吳郡聞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於廟則祖父行俛首而聽命過愆辯訟皆於家廟治之故范氏之子孫越數百年無受罰於公庭者蓋以文正置義田貧者皆賴以養故教法可得而行也嗟乎世之厚自封殖者徒以私其子孫耳然易世

以後貨以悖出而子孫無一壠之植者多矣文正置義田以贍其族也而子孫享之者垂七百年天道人事之類應而不忒如此不可爲愚者之炯鑒哉少宰家無贏餘所遺於子若孫者尚不及義田之半可謂能厚其本根者矣學基請記其事豈惟揚父之美亦欲其族人羣相勗於范氏之家法也

望溪先生文

偶抄

傳

受業王兆符程峯輯

孫徵君傳

孫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北直容城人也少倜儻好
 奇節而內行篤修負經世之略常欲赫然著功烈
 而不可強以仕年十七舉萬歷二十八年順天鄉
 試先是高攀龍顧憲成講學東林海內士大夫立
 名義者多附焉及天啓初逆奄魏忠賢得政叨穢
 者爭出其門而目東林諸君子爲黨由是楊漣左

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繆昌期次第死厥獄禍及親黨而奇逢獨與定興鹿正張果中傾身爲之諸公卒賴以歸骨世所傳范陽三烈士也方是時孫承宗以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經略薊遼奇逢之友歸安茅元儀及鹿正之子善繼皆在幕府奇逢密上書承宗承宗以軍事疏請入見忠賢大懼繞御床而泣以嚴旨遏承宗於中途而世以此益高奇逢之義臺垣及巡撫交薦屢徵不起承宗欲疏請以職方起贊軍事使元儀先之奇逢亦不應也其後

畿內盜賊數駭容城危困乃攜家入易州五公山門生親故從而相保者數百家奇逢爲教條部署守禦而絃歌不輟入

國朝以國子祭酒徵有司敦趣卒固辭移居新安旣而渡河止蘇門百泉水部郎馬光裕奉以夏峯田廬遂率子弟躬耕四方來學願留者亦授田使耕所居遂成聚奇逢始與鹿善繼講學以象山陽明爲宗及晚年乃更和通朱子之說其治身務自刻砥執親之喪率兄弟廬墓側凡六年人無賢愚

苟問學必開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庸行其與人無町蹊雖武夫悍卒工商隸圉野夫牧豎必以誠意接之用此名在天下而人無忌嫉者方楊左在難衆皆爲奇逢危而忠賢左右皆近畿人夙重奇逢質行無不陰爲之地者鼎革後諸公必欲強起奇逢平涼胡廷佐曰人各有志彼自樂處隱就閑何故必令與吾儕一轍乎居夏峯二十有五年卒年九十有二河南北學者歲時奉祀百泉書院而容城與劉因楊繼盛同祀保定與孫文正承宗鹿

忠節善繼並祀學宮天下無知與不知皆稱曰夏峯先生

贊曰先兄百川聞之夏峯之學者徵君嘗語人曰吾始自分與楊左諸賢同命及涉亂離可以犯死者數矣而終無恙是以學貴知命而不惑也徵君論學之書甚具其質行學者譜焉茲故不論而獨著其犖犖大者方高陽孫少師以軍事相屬先生力辭不就衆皆惜之而少師再用再黜訖無成功易所謂介于石不終日者其殆庶幾耶

白雲先生傳

張怡字瑤星初名鹿徵上元人也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會毛文龍將卒反誘執巡撫孫元化可大死之事聞怡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耆舊多立名義以文術相高惟吳中徐昭發宣城沈眉生躬耕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尚有

楮墨流傳人間先生則躬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先君子與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市二甕下棺則并藏焉卒年八十有八平生親故夙市良材爲具棺椁疾將革聞而泣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含殮雖改葬親身之裨弗能易也吾忍乎顧視從孫某趣易棺定附身衾衣乃卒時先君子適歸皖桐反則已渴葬矣或曰書已入壙或曰經說有貳尚存其家乾隆三年詔修三禮求遺書其從孫某以書詣郡太守命學官集諸生繕寫久之未就先生之書余心嚮之而懼其無傳也久矣幸其家人自出之而終不得一寓日焉故并著於篇俾鄉之後進有所感發守藏而傳布之母使遂沉沒也

四君子傳

并序

余弱冠從先兄百川求友得邑子同寓金陵者
曰劉古塘於高淳得張彝歎歸試於皖得古塘
之兄北固於宿松得朱字綠辛未遊京師得四
人曰宛平王崑繩無錫劉言潔青陽徐詒孫其
志趨之近者則古塘彝歎言潔詒孫也術業之
近者則崑繩字綠北固也余平生昵好志趨術
業之近與諸君子比者有矣然其年或先後生
於余而自有其儕或年相若而交期則後惟諸

君子同時並出而爲交皆久且深故世莫不聞
癸巳春余出刑部獄信宿金壇王若霖寓齋若
霖曰吾與諸公每私議南士之相引爲曹而發
名於世者其朋有三焉行修而學殖者莫如子
之徒其遇之窮而無一得其所者亦莫如子之
徒也因屈指死者七人皆賣志也存者三人則
余罹於罰古塘中歲邁无妄之災病且聾彝歎
老而無子相與痛惜者久之後四年丁酉秋偶
憶其言作四君子傳先兄之歿也余旣爲誌銘

詒孫北固有哀辭字緣有墓表故弗更著焉

王源字崑繩世爲直隸宛平人父某明錦衣衛指
揮明亡流轉江淮寓高郵源少從其父喜任俠言
兵少長從寧都魏叔子學古文性豪邁不可羈束
於並世人視之蔑如也雖古人亦然所心慕獨漢
諸葛武侯明王文成於文章自謂左丘明太史公
韓退之外無肯北面者年四十餘以家貧父老始
遊京師傭筆墨貴人富家多病其不習時文笑曰
是尚需學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試舉京兆第四人

曰吾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源以貧無資不能不託跡諸公間而常以自鄙未肯降辭色或極飲大醉嘲謔罵譏中其所忌諱諸公用此陽體貌之而陰擯焉源雖好氣與世參商然內行篤修其兄死旬歲中貌若非人以余所見居兄弟之喪顏色稱其情者獨源與山陽劉永楨兩人而已其於人果有善未嘗不降心晚年與蠡縣李塉遊大悅之遂與師事博野顏習齋學禮終日正衣冠對僕隸必肅恭然自負經世之略益堅每日吾所學乃

今始可見之行事非虛言也始源慨不快意五十年後葬其親遂棄妻子爲汗漫之遊至名山廣壑輒淹留踰時忽復他往見人不自道姓名逾六十復歸往來金陵淮揚間客死山陽惟兄之甥蔣衡視含殮卒之夕神色傲然無一語及家事其古文旣刻者世多有所著易傳十卷平書二卷兵論二卷及未刻古文藏於家

劉齊字言潔無錫人康熙丙寅以選貢入太學方是時崑山徐尚書乾學方以收召後進爲已任而

爲祭酒司業者多出其門海內之士有爲尚書所可者其名輒重於太學有爲太學所推者則舉京兆進於禮部猶歷階而升鮮有不至者惟齊與其友三數人閉門修業孤立行己意蹟而不悔其後石門吳涵爲司業重其學延致於家聲譽赫然公卿間太學嘗取高第教習官學生齊與焉期滿例錄敘於吏部授縣令者十之八爲正途授州佐者十之二爲冗雜且底滯無選期自徐尚書罷歸公卿多欲以收召後進爲名者而某爲少宰自謂起

荒陬至大僚尤欲擅風雅之譽使人禮先於齊曰吾久知君可來見必爲選首齊謝不往某啣之係籍州佐某由是叢詬訕而齊望益高或曰將飛者縮翼君自是舉京兆升禮部益可必矣齊聞卽日趣裝歸歸數年竟卒年四十有七齊性沉毅與人居終日溫溫而退皆嚴憚之偃臥一室天下士常想望其風采旣卒數年江東十郡之士上言督學使者士有無爵與年而學行可爲表儀者二人宜祀於鄉其一齊其一余亡見百川也始徐尚書執

皇溪集 九
權藉以收。召天下士。士爭湊之。惟齊與其友數人。執節不移。久之。此數人爲清議所從。出土之蹇拙。自負而務立名義者。皆宗之。雖布衣。其重若與公。卿相。踦自齊歸。其友亦次第歸。太學生雖有潔已。自好者。而氣槩不足。動人清議。遂由是消委云。
張自超字彝歎。高淳人。世居蒼溪。少孤。課耕奉其母。其族故不繁。而親屬凋盡。高祖以下。惟一。身常自惴視。人世所歆羨。泊如也。爲諸生試。必冠。其曹困舉場幾三十年。未嘗有愠色。治古文及詩。所得

皆驚邁。而未嘗爭名於時。近五十始登甲科。而不肯試爲吏。性明決。所不爲。衆莫能奪。所欲爲。雖困不以自悔。其旣升於禮部也。宗伯韓公熒昌言於朝。某宜在上。甲自超踵門曰。某有母病。且衰。登上甲。必以館職留。公當愛人。以德試畢。歸其母。果以是秋歿。母疾篤。爲買妾命入側室。泣曰。兒方寸亂矣。雖入室。不能歡合。成子姓。天果不絕。張氏兒何患。無子。其後終母喪。數年。妾終不孕。衆乃歎其知命而不惑也。高淳故湖壩。以圩障水於外。而耕其

中歲大潦隄潰居人議撤屋材以塞之自超有船直百金曰速毀船以板築隄完大有年衆歸其直終不受平生未嘗入縣治歲連祲死者相籍一日造縣令具陳方略令夙重之爲設飲盡召邑富人富人曰張君吾邑之望所蠲助則吾儕視焉自超遂注籍二百金諸富人相視大駭次第注籍然私料不能猝具也越數日自超首納金諸富人大屈盡出金爲部署活邑人幾半自超有田二百畝畝六七金披其半索直三之一衆爭購之故得金速

也晚歲家日落每取菽麥雜稊稗食之或遺之財終不受鄉人有不善常畏其知年逾六十尚無子鄉人每聚言必以爲大感如凶害之迫於已焉

劉捷字古塘先世懷寧人遷於桐旣而流寓金陵其爲行篤自信而不牽於衆文亦然始入江寧縣學課試必壓其儕名日起獨自謂所業弗善也中歲發憤究討經史諸子久之出所爲文衆弗善以進於有司則擯焉而私自喜有與同姓名者爲江寧學武生大患鄉里督學邵嗣堯聞其名而未察

也捷入試忽命榜筭數十已而知其誤乃置其文
四等比郡皆譁無何邵以暴疾卒人皆爲捷快而
捷前後無幾微動於詞色家甚貧僦屋窮巷無一
畝之田以名在天下諸大府常不遠數千里以厚
幣招之一語不合則駕而歸無能留者遂寧張公
鵬翮督學江南招入使院有故人以夜詣捷出千
金爲其姻家請事捷曰吾不意君以此等人視余
其自遠方歸解裝常得數十百金族姻故舊環至
視其所急而分給之隨手盡俄而窘空目盱不得

食宴如也捷故名家子其祖若宰明崇禎辛未及
第第一人同產兄輝祖康熙庚午鄉試舉第一及
辛卯捷復舉第一衆議皆謂宋明科目有三試皆
一者今獨無有惟捷可當之而爲禮部者獨不喜
捷所爲文磨勘停一科癸巳秋特行會試將赴公
車會其友方苞以戴名世文集牽連編旗伍檄有
司解送妻子北上捷曰吾義不可不偕行至京師
試期已過其後病且衰竟未得一與禮部之試

左仁傳

戊子冬十月望後七日余在桐城夜坐左秀起齋中叩其先忠毅公逸事因歎自古忠臣義士遭變底節載在史策不可勝數而發揚震動於後人之耳目者代不數人蓋其名之顯晦一視所遇之事大小以爲差別而有不可強者焉至於草野閭巷之人或志與事幾於聖賢之徒竟以居下處幽爲衆人所忽而其迹遂泯者蓋不可勝道也秀起因歎息作而言曰吾家世居東鄉某嘗至先人居就

其長老求吾宗之賢而世莫之知者所稱皆豪有力人某曰非此之謂也曰然則孰爲賢曰凡篤於父母兄弟化於妻子信於朋友者皆是也衆曰其然則鄉有愚者其祖邁惡疾家人畏其染也進食飲者皆難之冬夜足苦寒愚者曰我燠之時年十五家人不能奪也如是者六年果染疾繼其祖以歿某徧問之僅得其世系蓋忠毅曾孫行而於某遠兄弟也幼名仁字與生卒無聞焉嗚呼當明將亡而逆闡之熾也如邁惡疾近者必染焉忠毅與同難諸君子皆明知爲身災獨不忍君父之寒而甘爲燠足者也世多以仁之類爲愚此振古以來國之所以有瘳者鮮與因書以付秀起俾列家乘以示邑之人

二貞婦傳

康熙乙亥余客涿州館於滕氏見僮某獨自異於羣奴怪之主人曰其母方氏歛人也美姿容自入吾家卽涕泣請於主婦曰某良家子不幸夫無藉凡役之賤且勞者不敢避也但使與男子雜居同役則不能一日以生會孺子疾使在視兼旬晷不交所養孺子凡六人忠勤如始至自其夫自鬻卽誓不與同寢處而夫死疏食終其身家人重其義故於其子亦體貌焉戊戌秋天津朱乾御言里中

節婦任氏年十七歸符鍾奇踰歲而鍾奇死姑楊氏故孀也閱六月又死時任氏僅遺腹一女子而鍾奇弟妹四人皆孩提任氏保抱攜持爲之母爲之師又以其間修業而息之凡二十年各授室有家而節婦死族姪皆曰亡者而有知也楊氏可無懟於其死鍾奇可無憾於其親矣夫嫠之苦身以勤家多爲其子也自有任氏而承夫之義始備焉婦人委身於夫而方氏非生絕其夫不能守其身以芘其子是皆遭事之變而曲得其時義雖聖賢處此其道亦無以加焉者也凡士之安常履順而自檢其身與所以施於家者其事未若二婦人之艱難也而乃苟於自恕非所謂失其本心者與

高烈婦傳

烈婦魏氏天津縣產灘人雍正十一年年十七歸縣民高爾信高儻屋官廩東與宋某同宮庭宇相望某妻與烈婦有違言數構之於其姑十二年六月烈婦將歸寧其母遣從子自銑迎適高嫗及爾信皆出某妻走告其姑曰汝婦與人通入戶卽探囊金與之復嗾東西家無藉者數人闖入交鬪強解自銑衣脅立借券不則共証之烈婦呼銑曰亟鳴之官若書券我卽死銑暗弱急求脫執筆欲書

烈婦望見卽引刀自剄衆嚇自銑且誘之卒書券
烈婦死因以券爲徵有司莫辨也旣當自銑大辟
而後知其寃以矜疑繫獄乾隆元年赦免邑之學
儒者朱紹夏孫坦爲文以標白之而致於余嗚呼
烈婦遭怪變謂惟死可自明而卽用其死以成獄
辭徒以銑之券耳人心之抗敝至此吁可畏哉傳
其事以志烈婦之隱愍且使爲吏者鑑焉

論曰古之聽訟獄者必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
之疑獄汜與衆共之世有鳥獸行而能殺身以自
明者乎自古婦人之義皆以死而彰魏氏則旣死
而猶暗鬱易曰日中見沫又曰載鬼一車聖人繫
辭以爲世戒有以也夫

高節婦傳

節婦段氏宛平民高位妻也京師俗早嫁娶位之
死節婦年十七有二子矣高氏無宗親依兄以居
喪期畢數喻以更嫁節婦曰吾不識兄意何居吾
非難死也無如二子何其兄曰我正無如二子何
也我力食能長爲妹贍二甥乎節婦曰易耳自今
日卽無累兄但望母羞我貧暇則頻過我使人知
我尚有兄足矣方是時節婦嫁時物僅餘一箱直
二千取置門外索半直立售卽日移居小市板屋

中京師地貴或作板屋於中衢婦人貧無依者多
僦居爲市人縫紉節婦以此爲生幾二十年二子
長始能僦屋以居二子幼時節婦艱衣食不能使
就學長子市販中年歿次子爲小吏以罪謫遼左
節婦復撫諸孫又十餘年孫裔發憤成進士贖其
父以歸而節婦年九十矣節婦性嚴毅常早起子
婦雖老終日侍立不命不敢坐裔之母谷氏性篤
孝雞初鳴起灑掃奉匱侍盥就竈下作羹食親上
之食畢然後退率以爲常及貴盛姻黨皆曰世有

太夫人年七十而執僕婢之役者乎將公爲節婦
言之谷氏曰若母言吾與姑故寒苦姑習我非我
供事姑終不適吾皤然白髮身無疾灑掃盥饋以
事吾姑此日可多得耶節婦以康熙戊辰卒年九
十六距位之死七十有九年始節婦所僦板屋在
珠市西及孫貴卜居正當其地家僮數十出入呼
擁節婦時指示子孫姻黨京師之人亦以爲美談
云

贊曰吾里中某氏子兄弟各傭身兄老請於主人

求舍之節衣食以奉焉而兄卞急小失意卽數罵
或奮挺以扶終無恚色余嘗謂非獨其弟賢也而
兄固無鄙心也京師人多以谷氏之事爲難然以
節婦之風義則子婦之承而化也曷足異乎



